律呂元音

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源則出於人心之感物而動形之篇章達之聲歌元音之在天地無古今一也然而不求之於中聲其理亦不可得而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用千二百黍之積較正黃鍾眞數又以黃鍾倍半各數比例相求考驗金石絲竹絃匏諸器八聲高下自然之宜無一不合華珍少喜律學偶有窺測筆之於條若夫本末兼賅精麤咸貫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以俟明體達用之君子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四月畢華珍子載甫識

目錄

正錄卷一

律呂元音

小萬卷樓叢書

太倉　畢華珍　述

造律之原

造律之初先有七音後有十二律五聲二變具於人聲故未造律先有人聲之七音然則古聖造律非添設乎曰人聲自有此七音之高下不知其然而然中含天地自然之數十二律乃天地自然之數也而數出於理理生數數生聲形上聖知其理故能得其數隔八上下相生之數亦自然而合於理以正五音此造律之原也

較正黃鍾

律呂正義用橫黍尺較正之黃鍾正律應今笛孔四字⊙此孔不開即同指按以六孔而合七孔之音○○○㊃○乃以此四字為宮移於下⊙變宮㊊㊋(變)(角)㊌㊎又以七字作二十一圈上半聲下倍聲○半○○○○○○黃上○黃上○黃上㊥黃○黃下○黃下○黃下此七○皆中聲為黃鍾七調○倍○○○人聲自極高以至極下只此二十一聲高則揭低則咽而黃鍾正律恰當其中黍尺度數人聲三者脗合而後千古之疑團可破矣

問何故中聲反居變位曰此七字並為中聲宮聲既在下起則中聲自應下孔不與變徵應也今笛本高

二律宮聲必應移至下孔以此起宮正合大不逾宮之旨黍尺所定乃最中之音以爲宮其上三音下三音並可爲宮而成黃鍾七調七調總有二變在內不能避也

黃鍾倍律

人聲盤旋上下共得二十一音以笛明之自凡字下至合字爲正六孔七音旋而上自六字上至仩字成十四音今人學曲用對落調再加對落七字即倍聲凡字下至合字共得二十一音尚可下得二音今工字調至低工字而止也低低工字對落已低而近於咽矣共二十三音去仩仜二字仍得二

十一音蓋羌笛過高去此二字方為適中如上下各去一字去其揭與咽者亦得二十一音無論絲竹人聲總不能出此範圍然則聲有窮乎曰無窮試以二十一音更引而上揭不成聲而聲固在也蓋最高揭不起處不能上而能收每高一字則收細一音收至細不去處聲始盡耳至於倍數更自無窮蓋最下咽不出處不能下而能放如鍾律愈大愈洪以黃鍾之積層累加倍鑄為巨鍾可以無遠弗聞低不去處橫鋪出去故半律有盡倍律無窮樂之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其在黃鍾之數乎

燕樂工尺配宮商

工尺七字卽五聲二變斷無可疑蓋人聲高下既具七音則不能無識別於是名之曰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而各具意義（如宮爲中商爲章之類）然宮商七字能具意義能別高下而不能聲隨字出則又有工尺七字以代之便於伶工之習歌工尺七字必與宮商之名同出自古楚詞四上競氣是已四上字必非宋玉特創自出流傳又何疑焉○（高）○（次高）○（又次）○（中）○（低）○（次低）○（又次）如七○之中最下一○爲宮（大不逾宮）依次塡之㊫㊬㊭㊮㊯㊰

變 角 徵 羽 ……

（羽）（徵）（變）（角）（商）（宮）卽此七音也而今之工尺字譜其別

識之音同此七音也（乙）（五）（六）（凡）（工）（尺）（上）安得更有他說第論樂之家爭辨不已彼疑工尺等號不見於經殊不思十二律宮商之名何嘗見於詩書（尚書只言五音六律）惟戴記有之然戴記亦第言宮商不及二變言十二管不言十二律六經非樂譜所以不載諸字　天地間只此七音如以爲二者不同則必古之宮商別具七音今之工尺別具七音而後可既不能七音之外又增出一音其爲相合豈待辨哉然著書家不習聲調不難博采樂書附會牽扯以證其曲說則亦無如之何矣　又或以脣喉齒舌配宮商亦似是而非總

之音自在喉間出亦在臍下出（臍下爲丹田）非善歌者不能審也

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

工尺七字是工師記號一均七調不論何字皆可作配非如五聲二變有一定位次（見上諸條）如近世起調用笛之合字曰凡工尺上乙四合合字應正黃鍾之宮其聲既定矣改作四字起曰六凡工尺上乙四但以四字讀同合字高下（改字不改音）無不可也今以上字起曰亿五六凡工尺上（上字讀同合字高下）亦改字不改音六五本合四高吹其餘五字皆可叶入笛之合字（可順口爲高下）

而旋宮之理亦寓乎其中矣所以用上字起者亿仉恰當二變易於識別耳然竊意初作記號時其序本是如此記號在先改高二律在後隋廢旋宮只用姑洗角之一均律高二調是雖號黃鍾均名存而實亡故予欲以低工字起調復黃鍾正聲以合黍尺眞度律呂正義用四字起宮謂四字上起工字理眞數確自無不印合改作上字又便於七調各從本聲亿字調至上字調字異而理無不同也夫隋唐後黃鍾大樂久廢至 本朝而始正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豈不信哉近日時俗多喜絃索北九宮乙凡變調不可不防其漸故予以為正人心當自樂律始其小調檔腔淫亂之聲更當禁革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如祭祀應鍾卽圜鍾爲宮以禮天神仲呂卽函鍾爲宮以禮地而其調爲羽爲角羽角淸宮其聲高而上達神祇在上也黃鍾爲宮以禮人鬼黃鍾濁宮其聲低而下達人鬼在下也凡樂奏高下各有所宜後儒議大常雅樂不用淸宮殊非但不宜過高失中乖和平之旨耳

舊說以圜鍾爲夾鍾函鍾爲林鍾非也蓋祭祀不用商聲二變而陰律夾鍾當商位林鍾當變徵應南林羽徵變徵仲夾大角商宮郊祀大祭而以商聲變徵起宮必不然矣圜

鍾當爲應鍾自大呂左旋至應鍾適圜一周圜鍾之名蓋取諸此函鍾當爲仲呂仲呂轉生執始函得宮聲（漢郊祀歌函宮吐角）函宮之名蓋取諸此不可不正也

律呂位次

律呂位次高下小差

律 ○○○○○○○

呂 ○○○○○○

蓋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強）只差六分（弱）不能高出一音故其參差之數不過如此唐宋管色用黃鍾配合大呂配四啇出一音矣沿自隋代只用黃鍾一均（有濁均而無清均）律呂之亾亾於隋也亦由太蔟之長八寸與大呂八寸四分可相借也或疑律呂各主一月爲陰陽

並配之證夫月自爲月各不相雜若以配調是陰陽錯雜矣陰統於陽地道無成之義唐多女禍宋多垂簾豈非陰陽相雜之明驗乎故謂後世之樂無關政治者不知聲音之理也旣得律度眞數其失立辨矣

管色不可代十二律

管色亿五孔出後六工尺勾孔出後上乙四⊙此孔不開即合字蓋全掩爲合不必開也宋史燕樂書以管色代十二律管而以十二律配之又加入四清聲用吹法假借高低而得十六聲配合黃四太大乙太姑夾上仲勾蕤尺林工夷南六清黃此六字借作凡字無應五清大太緊五清夾高五清亿夫管色既得十六

聲則何不用十二律依次配得十三聲加一○存變宮之位得廿三乃牽扯強配或配律而不配呂或配呂而不配律或律呂齊配陰陽錯雜高下參差殊無定準豈有見於周禮大司樂之文律呂並見誤以爲不妨並配耶不知此正旋宮之法圜鍾爲宮乃應鍾宮之宮調黃鍾爲角乃無射宮之角調大呂爲角乃應鍾宮之角調樂凡四變餘倣此後人解大司樂之文都不明晰由誤於陰陽並配如今時曲一套中數調並用方其既變又別吹一調不相淩亂也乃燕樂所配參差出入如此而又未嘗不施之歌唱如使乖離已甚豈無知音者能辨之推原其

故並管色九孔相離太近不能一孔一音方其掩上孔則下孔漏氣必擊而微高如合字應黃兼配大呂高吹六字則又覺太高不相應如是徑配四字即五字低吹大抵管色多隔一孔則其相差之數遞增故輾轉遷就猶有不合全在吹法加哨彌縫其隙夫六律正音自然而然今比音如此其難豈所謂天地自然之律乎故管色必不可以代十二琯律呂正義用黃鍾眞度比例相求自半倍以至五倍八倍爲孔竅長短之差然後一孔成得一音以六律配之中空一音爲○爲閏以之旋轉上下始得循環不窮矣此以唐宋燕樂所用

之大管審正其孔竅疎密亦如琴徽之有疎密然民間通用者小管上三音不同且工人製造亦不能高低一律

又或以四聲配調尤非夫調有高下四聲無不可配今塡詞家泥定四聲以爲得宋人不傳之祕拾其糟粕而遺其菁華此眞可嗤又不知四聲自有陰陽清濁而上聲無陽落陽便混去聲如了鳥等字讀作陽聲只俗語有之正讀則無茹父等字茹讀如汝父讀如甫若讀陽聲便與樹務無別平聲分陰陽而陰平至收聲處必落陽方合若陰平不落卽成上聲笛所以過陰平聲皆落工師謂之撇落狀讀如孝謂落指略一起以叶去聲故平聲

無陰上聲無陽其辨甚微非但俗伶不知雖老伶工塡譜一生亦不知也識得陰陽方能分得高下而起調畢曲又不在此如正宮調用五字起調低律則用四字設如塡詞塡得天字與五字正合塡得田字則用六五塡得甸字陽去用六仩五塡得店字陰去用伬仩五此皆謂起句押韻之末一字或收字略頓起調也如(乚)一字纏聯而下一字一音則就其陰陽四聲分出高下而以本宮一字爲綱雖無不合者至塡詞家依聲傍字亦有之蓋便於花前酒後塡出即唱不煩致審宋時詞家雖大半能歌未必人人如周柳秦姜

之協律也故其製腔亦必畫一模子某聲某字為衆人地而今者曲調九宮盛行詞譜久廢（姜詞有旁注數闋亦零落不全）珠已去矣守櫝何為惟清濁不可不知或重疊用清聲（陰聲）重疊用陽聲雖勉強成歌不堪入聽律體歌行何獨不然惟高吟朗誦自得之總之不貴強合

陰陽四聲脣喉齒舌運以呼吸而成高下呼緩則低呼緊則高高落吸深（謂從高落低）平落吸淺養生家以調息為主樂之宣鬱道和全在呼吸天地一氣也聲樂一氣之鼓盪也而區區較量於婆羅喉舌與四聲哉（脣喉齒舌四聲清濁亦自含得宮商而高下相宜惟七音能備旋宮之用）

以聲從辭士君子操縵安絃之事也以辭從調工師按騰詞曲之事也後世反是蓋士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自度曲付老伶亦能按之兼此二者樂其可知也

黃鍾位次絲竹不同

琴絃黃鍾居中管笛黃鍾居下然合字必不可為宮故故為上字蓋合字是六字低吹乃六字之倍聲豈可雜入中間正聲而為宮調七調有六字調無合字調今以上字至五字上下迴環讀之無不順口成音恰空二變次序相合毫無紊亂確不可易唐宋燕樂為高一律之

證瞭然矣然則此七字之序亦天地自然之序也
問天地自然之序不應變聲反居其中凡字當曰二變徵
變由人聲而出二變無定者也方其造律則此一聲
自爲黃鍾之宮不爲變徵及宮自下起始成變耳於
是黃鍾應宮太蔟應商姑洗應角蕤賓應變徵夷則
應徵無射應羽○含變宮而成七調此蕤賓是黃鍾
宮之蕤賓在七調爲黃鍾宮之變徵故曰黃鍾爲律
本五律皆由黃鍾出若蕤賓本宮變徵自居空位不
當正中故不得以蕤賓爲律本更無疑義
蕤賓居黃鍾宮之中自有說蕤賓五月律陽之盛也

黃鍾陽律之首統蕤賓居中其理至順其音則變徵徵為事萬事萬變皆根於黃鍾變徵居中又至不易也豈非天地自然之序

六律配五聲變徵而虛其位為變宮宮君也事可變君不可變故虛其位（有變宮調無變宮律）以六律出均不以七音出均此旋宮止於八十四調若九十八調并變宮在內失君不可變之義

問律呂正義一孔中陰陽並配以低吹為律高吹為呂豈律呂相差有七位乎（高低隔七應）曰非也正義所配以正宋史之失以定律呂相並之位以高吹低吹明

律呂之高下六律則配正聲六呂則配半聲又以明陰陽之理若六呂正聲則自有大呂八寸四分以下之眞度在

八十四調名異而實同

旋宮雖有八十四調乃錯綜之法名雖異若論其實但成得二十八調耳今列出明之

變宮（清）羽　徵　變徵　角　商　宮　變宮（乙）（中）羽（無・五）徵（夷・六）變徵（蕤・凡）角（姑・工）商（太・尺）宮（黃・上）變宮（倍）羽　徵　變徵　角　商　宮

如以太蔟爲宮（商音起調）而商音當尺字爲太蔟之上字調是黃鍾之商調卽太蔟之宮調音則猶是名異而實同然則止十四調何以又有二十八調也今試由

無射起宮而羽聲當五字爲無射之上字調是黃鍾之羽調即無射之宮調名異實同設如欲求無射之變宮調由清徵字起宮清徵爲上清羽爲尺清變宮爲宮則別成無射之變宮與下相應而不相同故又增出清宮之五字成此五調并陰呂而十加正聲十四爲二十四調又於下倍聲內增出二調并陰呂而四即得二十八調

問何以清宮增五調倍宮只增二調曰亦可推上例增五調然過低歌之不入聽若清聲過高肅殺則有之不至不入聽也然清徵調究亦不常用今樂本以無之

問淸徵調只三字恐不能成調曰上可再揭起二字下加三字便成調葢淸徵調本穿雲裂石之音非歌喉至淸者不能歌非中氣至足者不能吹其聲總在高處盤旋正不可相離太多亦不能無低落處然一曲之中只可偶間數字

二十八調同異

問樂髓新經所載二十八調與子所論二十八調同乎異耶曰同而異異而同也宋燕樂不用中間正調惟用上四淸聲各成七調而具二十八調其中間七調爲凡工尺上一四合不用用上四淸聲仩伬五六

起調即中間四字之淸宮調燕樂取聲高悅耳故用其淸宮（較今七調亦止增得一仩字調且只是本宮一調不能於本宮之上更增商角諸調以聲之高有盡耳）（今由角字起翻得五調實止四調角字即仩字見前）高出四調此其異也然至極高處又不能不盤旋而下宋淸宮由六字起至極高處亦必盤旋而下此旋宮至精至妙之理所謂異而同也（此二十八調總在八十四調內）

上五緊五

工尺五字以配五音乙凡以配二變無一毫勉强工師用此七字順口歌之音隨字出不煩詳審而得今若用五六凡工勾尺上乙四合則必截去上上三字方

合得七音如以配十二律又必添出二字此所以有上五緊五也夫工尺七字譜音隨字出而上五緊五不能音隨字出但可識別耳方其演唱自必另有號目以代之何若以七字盤旋而上卽合半聲盤旋而下卽合倍聲之爲得其故固由管色之無定亦不知工尺止可配七音不可配六律如配六律以五字配耶則少其一以七字配耶又多出一何取乎此且律雖十二而陰陽二律止配一音只可分清濁耳今笛有雌雄其聲小有高下可別清濁以辨律呂故孟子亦止言六律正五音今以六律正五音圖之如左

旋宮八十四調圖說

如圖左旋用七位虛其一以為旋宮之用

陰呂同 陽律旋宮得四十二調七乘合六陰律四十二調即得八十四調

以下圖與上圖相合則黃鍾當宮位太蔟當商位姑洗當角位蕤賓當變徵位夷則當徵位無射當羽位○當變宮位左旋之凡六旋而復本位并本宮而七去二變則合黃為宮合太為商合姑為角合夷為徵合無為羽而五音正矣

如圖不列虛位

以下圖與上圖相合凡五旋而已復本位并本宮而六蓋無射下無虛位故少一旋而旋必少一音無由成調或疑黃鍾本宮亦少一音何以成調曰有虛位含得變宮在內所以無缺

如無虛位則一旋而無射為宮少一羽音再旋而夷則為宮少一徵音三旋而蕤賓為宮少一變徵音四旋而姑洗為宮少一角音五旋而太蔟為宮少一商音旋宮之法於是乎窮而五音不克正矣

聲樂之蘊

聲樂之蘊只是高下相宜已盡其理二變由人聲出於何知之以轉調知之方其爲變轉調即不爲變矣設使天地間止有一音何從別其爲高爲下爲正爲變變由正生正以變成或疑二變不比正聲不惟昧於樂亦昧於理

問音有七黃鍾生數何以窮於六曰九九天地之數窮於十二而亦神於十二以其有閏位也十二律中間夾一閏位兩邊資借爲七觀前圖自明陰陽相涵旋宮之用微乎微乎無閏位則窮於十二此元會運世之

說乾坤或幾乎息矣

律呂間配清均無七調

清濁二均配高下二音未嘗不可但用之旋宮則窒施之歌唱亦難成曲有十二律之名不得十二律之用以人聲明之

清聲卽笛之高吹　中聲　倍聲卽人聲對落

亿伍㐰仉仜伬仩　乙四合凡工尺上　乙四合凡工尺上

○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上字起黃

應無南夷林蕤○姑仲夾太大黃合字起黃

二式林南應俱當上層清聲起調惟第二式南呂本

宮成得一調（上字調）林應即不能成調（七音不具）且陽律夷無亦不能成調如欲成調須旋至下層濁宮則是清均無七調也

逸調即京房變律

七音各自成聲差小半黍（或上或下）即不能諧故律呂並配不惟不可亦不能也若欲借用須於六孔之間依次另出諸孔

○○○○○○○
○借○○○○○○
（如於此處借一聲則下須別開孔）

如只借一聲六孔皆不諧矣所以然者兩音中間有一定分寸而黃鍾增減之數彌綸其間無絲毫間隙上一音既減分寸則下一音必依次遞減此自

然之至理今有歌喉拗捩既不入陽律又不入陰律自成其爲高下（有并無高下者由中氣不足不能成聲）不入簫管之孔然既有高下即亦不可目爲非律予意用焦氏京房之變律以仲呂還生黃鍾之數製爲律管輾轉求之必有合者蓋正律相生雖止於十二而輾轉相生之數固自無窮有其數即有其聲即不出律呂之間乃知昔人所謂逸調者正此類也

或一聲與簫笛參差無幾試令旋而上抑而下則又參差懸絕一由耳學不聰一由舌根本强一由津少掉不轉皆不可入調

琴律管律隔七相應

琴律管律雖有異同而隔七相應總無不同琴絃七徽當變徵若開笛作七孔其中孔亦爲變徵於琴絃上下截去三位則無不合矣夫聲之高下絲以麤細緊慢而亦以長短竹以長短而亦以粗細（謂中孔之寬窄）竹止一而絃有七設如製爲七管則亦可與琴律相比矣然七條絃可用五指移彈六指按管則不能移動所以簫管止宜一也推之鍾律雖以厚薄而亦以中空亦以長短其理無不同也編鍾十六其數又倍於琴絃以鍾可數人分司主擊又一鍾止一律用同

二律管總之多少之數凡欲適用耳如不適用雖千八百聲之黃鍾只可索之杳冥矣惟石磬有大小無中空其音散而難於捉摸故曰石聲難和石聲和八音無不和矣編磬十六必大小同式然後鑢轉磨試以和其音是石以厚薄而亦以大小製磬今以靈璧石其大石之堅緻有聲者皆可用故古有玉磬玉亦石之類不必泗濱產也

八音首重金石

八音次序金石爲先故始作以金奏燕禮笙磬同音孔子擊磬於衞是磬亦燕樂常御後世於金石之奏略而不講所以成其爲俗樂也律呂正義用黃鍾正倍各數釐正金石而後元音常存天地然太常雅奏

民間既不得聞外省丁祭偶有用鍾磬者都無節奏具文而已（其他諸器皆然）而鍾磬反爲釋氏所用上方梵殿聲聞於外使人淸心滌慮葢鍾聲宏遠能盪邪穢磬聲淸越最滌心脾釋氏之所以鼓動天下者未始不由於聲也惟其聲但以百八爲節有疾徐而無高下磬亦猶是金聲今若用編鍾編磬一依五音高下和其淸濁長短疾徐之節製爲宮譜（略仿今大十番之意節以和雅）於各省學校書院先賢祠宇令祀生時時肄習遇丁祭大學既興後山川諸祀皆用之其賓興鄉飲酒禮射諸典則節而用之（另作小譜略仿今小十番之意節以和雅）豈不足以聞樂

知政而尊釋氏之梵籟乎大樂與天地同和端自金石始　今十番粗樂銅鑼小鑼不見於書鐃鈸僧樂其聲澌而不和皆不可以代金奏（軍樂不能具鐘磬姑以代之）故鍾磬不諧樂不可得而正也

雅樂一字一音

太常雅樂以一字配一音其來已久蓋取太音希聲之義儒者之議以爲必如是始合於古竊意三代朝廟登歌必非一字一音朱絃疏越言瑟之製蓋清廟用大瑟疏越以尺寸長短言之非謂音之疏（鄭注越瑟底孔也鄉飲酒禮用童子相越）且音固貴疏亦節其奏變不必一字一

音始爲疏也至於合樂八音繁會豈以希聲爲貴耶
夫歌者一唱三歎此指一人言之舊說一人唱而三
人齊和一聲如今高腔後場作和南曲則爲合前皆同此意要是一說夫長
言不足繼以詠歎一字一音舒緩出之以當長言可
已而詠歎之旨何在倘必數人方成詠歎則是一人
不得成歌抑非惟詠歎之又淫液之而謂一音能盡
其聲必不然矣三百篇雅頌並四言五字七字特偶
見耳其轉換諸應處使竟無一字過度則亦不成聲
矣古言聲依永先有辭然後以調從之如宮調而字
不應宮必補以音始叶又非一音所能賅也四言以

降漢郊祀歌多雜六言七言其後謝超宗庾信之製有長至九言者南齊周郊廟歌辭由四言節短有補音叶調助聲處後人皆以辭實之所以累代愈增說本朱子是漢之七言因三代樂闋有助聲處而以辭實之耳此則非一字一音皎然矣

古者樂闋亦不必盡是聲依永如笙詩有聲無辭是則聲調不出於歌永也束皙補亡或其聲尚有流遺而束以辭實之

聲應六氣

樂之動動於情發於聲鼓於氣銅山西崩洛鐘東應

此天地衝擊之大聲鼓動於一氣之中故叩商而涼風至叩角而草木榮叩羽而川池暴漲叩徵而陽光熾烈六氣之相召無足異者特詣不造乎其極識不通於神解不能得此耳氣者聲之所聚而亦志之所聚既知其聲之相應又當知其志之所聚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草木茂區萌達蟄蟲昭蘇經之言感應至矣故不究聲氣之元不識得天地位育氣象

宋時調絃之法翦紙人加於絃上鼓其絃之應者則紙動他絃則不動（謂宮與宮應商與商應）至如劉賓之鐵虞美人之草應律而動（並夢溪筆談）迴風之曲庭花翩

落不必以其小說家言而疑之聲未有不相應之理

史書所載阮咸萬寶常裴知古之徒辨興亡察治亂由沴氣和氣之相應毫髮不爽人不能察於其微以爲無關政治夫聲未有不關治亂者

唐太宗言聲音感人自然之道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聞之則悲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舊唐書）此只說得在外一邊未有悲歡之情不出於中而能感人於外者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夫聲未有不能變俗者

樂舞

古者歌以昭德舞以象功聲容不具不能成得大樂樂記總干而山立一節安溪李氏謂卽如後世之演劇學者疑其說之不經辭而闢之無如經文明顯傳注具在不可得而易也致右軒左致謂膝至地持盾以象武王立以待諸侯發揚蹈厲所以象威王與大將夾舞以象爭鬬分部曲而進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至於復綴反位樂成六奏（並鄭注）當日牧野觀兵時事可由聲容得之佾舞以八八六六四四爲行列（白虎通）非獨俯仰綴兆而已又有屈膝坐

立象其形容非演劇而何而說者必以爲歌者不舞舞者不歌所以異於俗樂夫今之演木偶沐猴戲者亦是人爲代唱此亦古之樂歟樂之有今古由世運有隆替功德有升降豈關歌者自歌舞者自舞之末節哉三代遠矣其有能開國承家削平禍難豈皆無功德可紀（魏晉以下篡位開統不足以議禮樂）特以侈陳符瑞神功聖績至三千牘而失之若象其功德協以和平之奏而又愼之於教胄子之先鼓鍾辟雍主德日新雖韶濩不難復也是以大祭佾舞必當象其武功製爲各節但不宜加白鄰於俳優之戲耳其民間燕樂則不廢

搬演惟當禁革其淫亂之劇過其邪僻主於風化知言之君子必有取也

風詩得性情之正

風詩哀樂得性情之正哀樂過情實時世爲之今宜取宋元以來詞曲之近正者去其靡曼叶之聲歌須作民間燕樂其辭則甯過乎哀毋過乎樂亦足以感發其性情滌盪其溺志然後節之以禮則風俗可變也

樂記一篇皆論樂而必兼禮爲言此卽和而不流之旨可以得其本矣

今詩猶古詩

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今之詩不可謂非猶古之詩十九首蘇李河梁陶杜詩篇以及擊壤之編此西山眞氏採之以續三百篇者今以自漢魏以迄昭代擇其辭之近古不背於性情之正者稍稍和以聲律被之絃縵是亦與於詩之一助也山歌牧唱婦孺謳吟亦未始無天籟之合士大夫以風雅爲諱而世教可知矣

歌曲盡變

歌曲之蘊樂記上如抗下如墜數語盡之但得其一

二郎已妙絕一時其有能全合者曠世不一遘也沈存中記古之善歌者有語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有喉唇齒舌當使字字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塊磊有塊磊者謂之撥頭腔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應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此字中有聲也謂之內裏聲此所論歌曲精矣而猶有未盡若舉其要則全在呼吸不由丹元呼吸出者謂之壓扁喉嚨沈云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下自丹元上至唇齒其有字有聲處盡出於呼所謂內裏聲者全在呼之輕重運轉如珠之

貫無分寸溢出一聲中藏得頭腹尾三聲雖節拍極迫促處亦不失此意而呼又出於吸吸有深淺長短緩促凡聲與字有擱有歇而吸氣一縷縣縣不斷並在丹元運轉今琴譜指法有百數十字歌曲之窮神盡變亦非七字工尺高下所能盡也吹竹亦同宋詞已開絃索先聲沈氏所述上下過度有聲無字意是纏覺不絕近於今之小調則於如抗如墜之旨猶有未合蓋聲欲圓美又必分明所謂擱難歇難有腔不難無腔難歛人方仰培言過一善嘯者一發聲山鳴谷應惟其上下周遭數十丈音響皆叶宮商此則勝於絃

索小調之纏蔓不休者矣方有香研齋詞塵三卷所述頗得樂理總之詣到極至飛鳥迴翔魚龍出聽乃必然之理而其感人又不待言特善歌者之難遇耳

南曲合正聲

七音以別高下然纏聯上下不甚分明故去二變而成五音得聲音之正由是言之今南曲不用二變最合正聲北曲加乙凡爲變調也

問北曲加變何以不覺拗口曰七音乃人聲自然之高下本不拗口特以纏聯歌至七字相去不遠易於參差出入而成拗捩北曲雖用乙凡而仍有隔開之

字故但覺調變而無拗捩問北曲既有隔開之字何以調變曰聲調有範圍如高用五六工下用尺上四工字上隔一音四字上同隔一音故和若五六工下用上一四則工字上隔一音而四字上不隔則上下不和而成側犯故知詞曲側犯正今北曲也聽去自覺調變不明二變喉舌捩不轉不能度曲七音用其五上聖制作之精心亦不見

元音賴人聲常存

七音並具中聲此七音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然金石有消泐絲竹諸器易代改製以致人人異說無所折中今惟一

以人聲爲主證之器數而合施之歌唱而宜用之旋宮上下無不畢著夫樂之晦晦於諸儒之泥古而不知通變元音常存聲樂終無亾理古聖所以身爲律者非獨布指而成尺度亦就其人聲自然者體之耳問樂云樂云不以鍾鼓君子聽音匪聽其鏗鏘而已今子但以歌曲是亦鍾鼓云爾鏗鏘云爾殆不免語其末而遺其本曰余所述理也數也九九之數包含得太極在內至於人聲之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無不形諸歌詠后夔典樂亦不過曰聲依永律和聲無相奪倫而已豈別有神奇不測之用乎

終

律呂元音一卷太倉畢子筠大令所撰大令爲秋帆尚書從子嘗宰慈谿以病乞歸僑居禾興杜門著述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聲律卷中加較正黃鍾黃鍾倍律管色不可代十二律歌曲盡變諸篇皆精奧道人所未道自來儒者著書言樂往往敷衍算數附會古書鮮能實事求是我

朝自

聖祖仁皇帝御撰律呂正義發明生聲取分絲竹不同之理昭然破千古之惑草野著述如吳修齡王吉途胡竹軒淩次仲諸君皆各有心得王之琴

旨胡之樂律表微並有單行本吳之難光錄凌之
燕樂考原雪枝從父刋入指海中壬子夏張君嘯
山以此書見示慫恿授梓亟登之以光斯集其論
周禮圜鍾非夾鍾函鍾非林鍾及琴絃七徽當變
徵諸說張君嘗寄書詳之後閒大令傳語云中一
條已改又一條當面論定之今板已雕鋟終未知
所改者何條姑仍其舊俟他日更定也夢花

金山錢熙泰覆校

復畢子筠明府書 附

子筠先生左右伏惟台候萬福昨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張奕樞本稍善然旁譜亦多錯互譌脫衍嘗尋其條理更正數十處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即江鶴亭刊本屬校刊入指海蒙以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聞世間尚有嘉泰刊本及影鈔本欲得一校故遲以有待今文達墓艸宿矣而授梓無期甚歉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耳三月間舊友李壬叔從先生來松郡盛述先生著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詣舟次奉 教適先生

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即聞解維赴滬城以無緣一見爲恨雖然讀王叔所賅大箸律呂元音則固已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琴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先以管色合字定首弦宋人誤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宜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析之於是合四之閒有下四四一之閒有下一上尺之閒有勾尺工之閒有下工工凡之閒有下凡六五之閒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五葢其高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卽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

字非即低字之清聲矣夫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及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爲調然則此十六字徒附贅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耳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荊川號爲知樂猶未悟其非至　國朝吳修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即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不攻自破今先生著書復極論之與諸君如驂之靳此義益明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雜

錄已著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爲枕中祕若聲律之事無踰此者則眞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上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即成上聲皆深入元奥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此論誠然竊以爲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以辭從調者既塡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宜依仿爲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

字字必依古人拘攣束縛無復生趣且雖歌千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哉先生論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徵羽即各肖其聲即爾雅重敂經迭柳亦然何嘗不可順口作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另作記號然則旣有七音即有此七字大招四上競氣即宮遂羽音之義葢以倍羽列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有所窺測而不敢出之口者讀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心而躍然助之舉喙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圖鍾為應鍾函鍾為仲呂而以舊說為非按大師掌六律

六同陽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卽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卽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仲呂也明甚至圜鍾之爲夾鍾雖於經無徵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千餘年之成案而翻之也竹音匀開七孔第七孔距第六孔係半度不匀開此論其槩以第一孔爲宮則其中孔爲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是固然矣若琴第七暉當全度之半爲各弦之子聲

惟側調用二變以全弦爲變徵之分則七暉斑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度以至半半七聲迴環各如其分而不必皆當暉而先生於此且概言之豈別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律之宮商羽角爲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又非正角而以變宮爲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談白石歌曲其推衍而爲八十四調詳於蔡元定新書及張叔夏詞源是皆以律呂互用令先生以陰陽二樂各以其正聲合倍半十二均旋爲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

合而謂與唐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而實同此則蒙所反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巷無所師授徒以意推究至癥結處每望洋而歎乃先生過聽人言先施手教類若引為同志者敢忘其固陋質所疑於左右為奉教之地非敢有所腹誹也惟先生垂詧不宣晚學張文虎頓首